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記

棲碧軒記

豐城之鎮東則羅阜西則荷嶺東析而為白水嶺西人羅君自強
全其下嘗語予曰自吾居是山而山之草木益茂巖峻擗山之流泉益泓
渟激清谷益窈而深田益沃以饒鄉民環我而居者共無溲以良是殆山之
靈陰有相於予而予之心亦將專斯土之翰雖益之以千鍾之富有所不
顧也間以棲碧扁吾軒予喜為我記焉予曰碧山之棲李白能言之而
棲碧之樂則固非李白之所能獨專也吾怪與子尚論古人於千載之上
若箕顓之碧非巢許之所棲者歟商山之碧四皓能棲之富春之碧子陵
能棲之凡士君子之不出而處者皆棲碧之人也其樂無古今之殊無遠
近之異也而山豈李白之所能獨專乎且巢許之棲箕顓也雖與之以天下

之大而不受夷齊之棲首陽也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四皓之棲南山雖秦
政之暴有所不能加漢祖之慢有所不能屈而子陵之栖富春也出則星
象為之動不則習俗為之變宜其為東都首義之倡也是非無所眩於中
威福無所撓於外有棲碧之實矣而未嘗有棲碧之名也由漢而唐有若李
白者焉其神情高爽天中迥出實非雖不逮數子而文過之於是發於聲
詩形之歌詠而棲碧之名著矣今子之篇是軒其將為數子之實行欤抑
將為李白之文藻欤然吾觀子之志處蓬蒿之陋而有屠屠之勞而有棄
藿之淡而有稻粱之旨矣京葛之疏而有錦綉之華躬躡屨之勞而有棄
軒之適直能重內而輕外者蓋將慕數子之實行而又濟之以李白之文
藻其明於人遠矣山靈如有知也寧不有以自慰亦可以免於北山移文終南
捷徑之誚矣彼世之人不知內之重而汲於外之輕故朝泥塗而暮市朝旦
暮勿而暮相械榮辱相禪乎瞬息之間盛衰迭乘於反顧之頃轍之覆

者相繼而卒莫之悟也嗚呼亦可感也夫其亦可傷也夫子其有

有教於子故為之記亦因以自勸

尊師聞感記

周氏伯開為其請書之空曰尊師聞感問之曰子之所聞者果何異於人
而尊之也伯開曰吾所聞者右先聖人之道而尊之則欲其恭敬去待而
不忘也大道之大原出於天三五聖人相繼出而任斯道之重則凡言焉
而庸之大經者非聖人之言乃天之命也帝之訓也孰有奉天命而不祇
承帝訓而不嚴者乎昔舜禹聞皋陶之言則拜大甲聞伊尹之言則拜成
聞周公之言則拜而武王受師尚父丹書之訓猶必齋沐而請銘諸几席而
廣識之其等之也如此誠以道之所在忘其勢之崇而不自知其尊之屈
在聖人且然而况於學聖人者乎是以孔明弟子如顏淵聞博約之語曾
參聞一貫之有子貢聞性與天道之妙皆終身服膺而不敢失而曾子乃

身尊其所聞則高明矣高明者天之象也孝者能尊其所聞則高而不致
於凡近明而不措於卑汚知崇效天而希聖之功立矣余之坐雖去聖人千數
年之遠然時有先後道無古今吾朝誦而暮習且袖而夕經讀典謨而如
聞虞夏君臣之都俞也讀訓詁而如聞殷周君臣之戒勅也讀詩書而如聞
顏曾冉閔之唯諾公孫萬章之難疑答問也口傳心授乎函文之間神領意
會乎手載之上昭乎如日月之照臨赫乎如雷霆之奮發凜乎如神祇之森
列儼乎如若父之在上肅乎如師保之在前而敢有一毫怠慢生於其心
乎古人置冊於席上置銘於座右惟簡於神書訓於神固無往而不致其
尊之意也君子之所謂尊所聞者不聞之以耳而聞之以心不尊之以迹而
尊之以心是名齊庶幾可免於濫乎其友中洲生聞而題之曰君法尊其
聞心能行其所知宜其省察之密也

嚴踐履之篤可造乎高明光

之記明年中洲

畦樂齋記

中洲子灌園於滿塘之上古樂亭澗園於東湖之涓各事其事各適其適鮮
相接而罕相覲也他日中洲子表雅之誠章想孺子之清風慕雲卿之高
節問今世果有若人否乎或以畦樂子對晨徒造焉畦樂子方撫衣提履
傲不顧客曰吾苗弱而志燥無若秋陽之暘何子姑少安俟吾事之畢乃
可承問晤語矣中洲子却足而立側目而視畦樂子俯而汲仰而趨僂僕
以灌注視其苗小者葺以澤青大者摧以搖翠乃欣然自得若庖丁之
躊躇四顧盡史之解衣盤礴而無物者不知客之在傍也事畢中洲子乃
揖而言曰曩吾灌園於滿塘之上自以為適矣今觀子之志專而力勤始
知吾之自莽滅裂不足以與子並也敢問子之所樂於畦者可得聞乎畦
樂子曰吾何樂於畦哉吾自有吾樂始以寓吾樂於畦耳吾聞君子之道
非出則處出則食人之力處則自食其力夫君子必用志專

力勤而後可以有獲故伊尹之居莘非樂於耕也所樂者堯舜之道而具
寓其樂於耕也太公之居渭也亦然今吾嘗遊於東湖之濱非樂於畦也不
畦固不足以充朝夕也苟芝實之以充朝夕則吾之樂雖不在於畦而亦不
能不寓於畦矣夫治畦有道其土欲溽其水欲澆其養欲饒其時之欲早其澤之
時其取之欲儉而後可以有常有草之必除猶惡之必務去也苗之必種猶
善之必務崇也疆而理之猶紀綱之布也町而畦之猶法度之立也春華之
敷猶文彩之外揚也秋實之熟猶實行之內充也甘苦並收小大俱備猶國
家之無棄才也至於甘旨以奉宿親善惡以供常食而孝弟於於家禮
若於國矣吾帶露而汲對月而鉏此畦間朝暮之樂也如非其樂則人
於此畦間四時之樂也吾無軒冕之榮而亦無枳棘之辱則吾畦間之樂
信有非他人所能並者矣又安能以彼而易此乎淵子歸荷鍾負鉏有執
事之責程堂授綬有紆綬之顯若其土毛有非食之豐脩其灌澆有餘

之飭君子曰畦樂子之爲志中州子之徒義不可能也遂爲記之

云 曾士衡梅亭記

梅也者江尚之佳植也得天地清淑之氣爲多故士大夫之以清節自勵
者必取之以爲德焉蓋有以梅名者矣有以梅號名者矣否則又有以
梅岩梅洞梅湖梅谷梅船名者矣而須昌曾君士衡乃獨以梅亭名焉夫
武乙郊冬士衡由中書據以公事至江西與余會臬郡庠徵作梅亭記予
曰古人之以愛梅稱若若何遜之在揚州林逋之居西湖夫人能道之予
可異也抑予嘗愛易而得觀梅之說夫天建子之月於卦之復陽於是而
始生梅亦於是而植嘗是梅得陽氣之最先者也建巳之月於卦之乾陽
於是而已盛梅亦於是而成孰是梅得陽氣之純全者也復之初九賢人之
事也乾之六爻聖人之事也復之初九之爻辭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而
孔子則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聖人何獨有取於顏氏乎蓋陽氣之復

親之物理可見而惟梅先得之天理之復觀之人心可見而惟顏子先得
之顏子之孝即傳說之孝也然傳說之孝而為相其調和鼎食有求梅之實
顏子窮而在下其隱居獨善有肖於梅之華梅之華得後之時而顏子之
不遠復得後之理其氣象誠有相似者非觀物之君子其曷足以知之噫
顏子不可見矣千載之下有能得顏子之遺學者邵子其庶幾焉傳說不
可見矣千載之下有能得傳說之相業者宋廣平其庶幾焉士衡居陵
嶺之下出入起居所見無非梅者蓋以神交而非徒見其香影也以心合
而非徒尚其文辭也宜乎其築亭於萬壑之中將俾瓊瑤瑤瑤參諸後先
環列左右無往而不與之俱也想夫參橫月落天宇澄澈鳥鳴歌舞花散
索笑在彼則冰清而玉潔在此則冰釋而春融不知花之即我乎我之即
花乎殆與羅浮仙境無以異夫當斯之時雖有邵子蓋世矣遠能不爽天
根而一瓊乎雖有廣平鐵石之心腸能不為之一吐軟媚語乎然則邵子

之心胸而發揮廣平之事業非士衡是望而奚以率士衡慨然曰旨哉斯
言若子可謂能責善者矣請終身誦之以無忘相規之意

送筠陽張生本澄讀書南山記

山之以南稱者隨所任而有之固不止於一處也南有懸木以美如如南
山有臺以樂賢者終南何有以美其君子信彼南山以無志聖人之德雖
所感不同而皆寓興於南山豈非以南固陽明之地乃君子之所宜居歟
三石篇而後世之為時者其聲輕以浮其節短以急無復優游交遊之意
明日正大之體惟昌黎南山一請其筆力雄健與南山爭高非郊島籍湜
輩所能彷彿其萬一亦可謂近古之豪傑也已筠陽張生本澄世居南山
之下此筠之南山非岐周之南山也然吾聞其中亦多幽趣張生即其勝
處以為讀書之所且請予記之予謂山之巨麗莫如於終南文之雄偉莫
如於昌黎昌黎之文固與終南爭高矣張生讀書南山之下要當以古人

自期吾安知子所居之南山也日不因子而增重乎昌黎教學者請書
必自孟子始而孟子教人為學工夫以自存心始使人得其養無以異於
山水之得其養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將如終南之山棟柏瑞重壓
柘竹箭金玉堊丹磨砭不有踈天下之陸海豈至若牛山之濯我張生
勉之母謂昌黎為不可及孟子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苟以
是存心雖聖賢猶可企及况昌黎乎

乙卯見樓記

洪武乙卯秋南昌通判括菴無漢希言秩滿將赴京予往侯之侯從容
為予言曰吾家世居松陽之東渝子仁五父也溫甫吾祖也在唐則法善
以山術封越國在宋則夢得以儒術致官輔皆五遠祖也吾父隱居不仕
詩書自娛言樂別室黃壇之上扁曰樂山以為歲脩之所而松軒加監節
樹奈屋列於左右壬辰兵燹故屋摧燬即樂山而居之近年以來復創

樓高二尋有半題曰一瞻元每良辰吉日宿友咸集登斯樓也近觀則山之
環繞水之縈帶松竹之葱蒨清爽麻之氤氳民居之參差里巷之橫斜曲直
禽鳥之飛鳴上下田園之綺錯基布可以一覽而盡遠望則縉雲之霞彩
仙都之雲氣鼎湖之龍飛青田之鶴唳而越國遺跡如邗山之丹泉西山
之石刻太年之祠字可以一覽而周雖然此其在外者也若夫馬圖龜書
之精研閩葵周鼎之博考周語殷盤之討論國風雅頌之紬繹而琴者矣
者歌者詠者篆隸而書者丹青而畫者隱几而卧者憑軒而嘯者鼎而烹
者甌而啜者壺觴邊豆而燕者皆吾樓中之所有又可以一覽而無遺焉
故吾雖佐政於此乃心無日而不在斯樓豈徒以登眺游觀為可樂哉亦以
吾親在是思欲朝夕侍其燕閑而不可得也今雖秩滿當詣京師將歸
家觀省而後行予幸為我記之庶得藉手以獻吾親亦以見吾思親之不
忘也予惟葉氏遠祖若法善以山術顯則有優游自得之樂而侯之親子

仁以之若夢得以儒術顯則有立功立事之榮而侯實以之子仁之所覽
者始寓其樂於丘林若侯之所覽則隨其所至登高臨遠皆足以起其思
而增其慮故登黃鶴則可以覽江漢之朝宗而神禹之功不可忘也登岳
陽則可以覽洞庭之汗漫而希文之志不可少也登滕閣則可以覽九浦雲
山雨於朝暮之間而昌黎之文章帝舟之政事濂翁之道學皆可講論以
得之也父以其優游自得之樂覽於丙子以其立事立功之志覽於外吾
見其動靜適宜出處兼善而兼氏之世有人也法善夢得豈能專美於
前哉

壽椿堂記

洪武丙辰九月壬申善以公事謁今憲憲李公於庭時公聽訟之暇方理
緝舊書因出壽椿堂文一卷以示且曰昔吾居具慶之下而以壽椿名吾
堂者志在於尊父也尊父則母在其中矣今吾父已不待養而堂仍舊名

不易者志在乎思父也思吾父而不得見猶幸有母存焉且安敢不
昔之事父者事吾母又安敢不以昔之祝父者祝吾母乎昔吾以壽椿初吾
父也志與願違已不能不抱無涯之感矣今吾以壽椿祝吾母也夫其或
者愍吾前志之不遂而錫吾後福於方來乎子其為我述此意以記之善
辭謝不敏退而嘆曰孝矣哉公之思其父乎仁矣公之愛其母也
之不易者其實之不易也其實之不易者其心之如一也即其外而
中可以見公之仁孝矣何以言之天下之大倫五而尊親之義兼焉
敬之情俱篤者惟子之事父則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則所以祝父
者未始不可移以事君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則所以祝父者未始
不可移以事母也然則昔之以壽椿名堂非無母也而志在於尊父乾統
坤之義也一本也尊無二上也所以為敬之至也今之以壽椿名堂所
思者父而所養者母坤承乾之義也義有隆殺情無等差也又所以為愛之

至也愛之斯念之矣念之斯欲其常安而又存矣於是焉以前日之祝父
者祝母而擬之於椿豈為過哉周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於公之思父見
之魯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既多壽祉黃髮兒齒於公養母見之用是
知公為孝之大也用是知公為仁之至也銘曰 高堂我之其植維椿根
蟠后土葉敷蒼蒼天 尔根之厚尔葉之茂靈雨所澆祥雲所覆昔侍嚴
君今奉慈母仁孝一心以為斯祐 母壽之延子心乃安萬六千歲冷罔
或干 椿堂之下有梧有竹鵲時鳴傳綵以多福 椿堂之下有芝有蘭
茁芳吐秀樹我慈顏 侯有令德天厚其報迺眷慈闈錫以難老 侯有
陰功天侈其賜乃眷慈闈錫以繁祉 侯升斯堂環珮鏘々尔酒既醇尔
穀既將 侯升斯堂冠裳濟々尔殺既嘉尔酒既旨 本根之盛枝葉之
長尔椿之壽母兮樂康 致福者人錫福者天椿兮永年徵茲頌言

清暉堂記

番陽博士王有成出居番城東偏以其室之面東自北可知故君之
先君子以清暉稱其堂焉所以寓其愛日之誠也兵燹之後有以即舊基
而新之仍用舊名示不忘也洪武丙辰春有成以公事至江西語予以其致
且徵予記之予謂日之初出容光必照日之照本無私也而君之先君子
獨以先睹為幸此其意思厚而惠深遠豈庸眾人所能測哉吾嘗觀於大
化而知日月星之運乎夫天日且必出於東方望亦出於東東方未明之
時有星先啟明者又先日而出於東居斯堂者且焉而與觀於日而清輝
之謂如也又焉而息觀於月而清輝之爛如也鷄鳴而起觀於星而知清
輝之爛如也無往而非可樂者友之吾身則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可使之
昏蝕而不明乎雖然日之清輝日所固有也月之清輝則借日之光以為
光者也月且借日之光而況於星乎其在人則聖人之所性而有猶日之
與天同運者也天賢之由教而入猶月之借日為明也士之學而希賢猶

星之芒寒色正亦人所敬而慕焉者也然則以土希賢其猶星之與月乎
以噴希聖其猶月之於日乎以聖希天其猶日之一日一周而不及天一
度者乎夫光被四表者堯也光天之下者舜也無得而踰者孔子也此其
德輝所及與日月所照同一廣大而悠久幾乎不可及矣然學聖人之
道者亦豈可自謂不能而不致其明之之功乎此王氏之名堂所以有取
於清輝也歟噫君子之堂將以行禮也禮也者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
起居之間甘旨之具可以隆父子之恩焉冠婚之講喪祭之用可以嚴內
外之辨焉燕饗會享聚會之勤可以篤兄弟之情焉可以敦朋友之義焉
可以全族黨之好焉其禮文之燦然者皆德輝之所照也而有成以其道
也修之乎一身行之乎家庭推而達之乎鄉黨邦國則輝之所照與清
輝相照耀乎几筵戶牖之間先君子而有知也豈不欣幸有構之有人乎
於是有成躍然以喜曰某之有心先生知之矣請述書之以為記也

用拙齋記

君子非拙之為貴而善用其拙之為貴也用拙曷為而可貴以其近古也
然則拙固古人之所尚歟曰非然也古之人巧與拙俱有之美而非今人
之所謂巧與拙也按其拙可以見古人風氣之厚於其巧可以見古人製
作之精制作之精斯足以濟世風氣之厚亦足以裕已古之人歟其巧與
拙信非後世之所無及也歟何以言之上古之初太朴未散至質無文民
之不拙者鮮矣聖人若出然後以其利物之智時出而用之而民始知如
飲之不如火食也羽皮之不如織絰也結繩之不如書契也禮樂之不如
不如上棟下宇也十三卦之制作何莫非聖人通變宜民之術而又有蒼
頡用其巧於制字容成用其巧於造曆舜禹用其巧於象數後倫用其巧
於律呂車區用其巧於知矩而聖人無取而并用以裁成輔相乎天地
以左右乎斯民也蓋其用其巧於治世之具也哉

後有作者不過遵而守之則亦無所事平巧矣世表道微邪惡並起一用其巧以扶世而用其巧以私己自巧之說勝而天下愈受其病君子謂與其巧而流於偽不若拙而盡其誠此固為言之也戰國之時道術分裂孫吳巧於用兵申韓巧於用法儀秦巧於馳說七圭巧於治水李悝巧於盡地力各以其能于主榮身而孟子獨焉然守其仁義之說曾不以屈以求合觀其語大國之君必曰仁者無敵不嗜殺人彼方酷於用刑也而勸之以省刑計彼方急於聚財也而勸之以薄稅歛宜乎若水投石莫之能入也其語小國之君則又不過告之以效死勿去否則告之以遷國圖存而已自世俗論之可謂拙謀然百世之下不宗彼數子而宗孟子者何也以其雖拙於阿世苟容而不拙於明道正義也若孟子真可謂善用其拙者矣由孟子而來千有餘年而有周子乃復於孟子之道有默契焉其用拙也靜虛以養之動直以行之而三程張朱數君子之道皆曾及四出

然則如周子者其自視則拙矣自後學宗仰者觀之可以為拙矣本之君子有志於用拙者雖不敢比擬於亞聖大賢然孟子知養氣周子之靜重動直亦安可自謂不能而不勉強以求至乎是哉南原所慕魯吳和以用拙為其齋與之言淡熱利而薄功名尊道德而崇信讓蓋今之人所謂拙者而曾君用焉予嘉其有古道也故為是說以遺之

孚爵堂記

熊豫車大族其居曲城之洪石里雙溪交灌乎其前茂林密蔭乎其後先擅丘壑之勝伯叔昆季金春玉應而本忠為尤良壬辰之亂故居燬于以歲甲午本中與叔文海文遠文德不忍異居乃合構前後一堂分處四隅而本中得後堂之西偏焉此間植二橘高不及數尺有雀其上數可俯而於也本中乃令于童穉曰尔毋或毀其巢據其雖不違吾言者罪弗恕又祝于雀曰吾能護尔巢長尔子毋驚毋疑以遂尔生雀果不去歲乳去月以

為常其客張子川以本中之信乎于家人又乎于是爵乃為所居堂曰乎
爵堂既為文以記之矣本中復以書來 京師請為之記且至再至
于三而不倦予謂爵之為物微矣而其性之靈則有異於羣羽族者焉觀其
化質秋水黑靈光星街書周國獻符孔庭聖于不其集于魯城表之以德
兩字之以嘉賓正肩而消禁負入手而魏擊崇來集之瑞有歌有頌衍環
之慶為公為卿則雀為封爵之祥亦既信而可徵矣矧夫橘若右室之嘉
植歲寒不變其節直也書黃雜猱其交爵也芬芳外揚類有德也環熊氏
之居萬松森立群鳥翔鳴莫不各得其所而斯雀也不于林之下而于庭
之中不茂松之依而微橘之附豈不以橘有特立之操雀有好爵之兆交
相感而兩相值所以為乎之至也歟本中長子孟澤從余游性行淳謹學
業方進而未艾餘子亦皆可教斯堂也本中以乎信基於前諸子以乎信
構於後爵祿會是將焉往哉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
靡之請以是為記

趙文學孟賜菊莊記

文學趙先生孟賜諱善昌子家距瀋陽縣北十里許其別墅之中有圃
圃之中有亭亭之前植菊有本因扁之曰菊莊于其為我記之善聞古者
品有宅田有廬廬者種蔬收穫儲蓄之所養生之具皆出焉古之德之
莊也則於稼穡之外必植之榛栗以供遺賓賓之瓜瓠以供飲食樹之花
卉以供玩好而後可以序天倫之樂近世士大夫佚老田園者莫不擇美
名以自占或以山勝或以水勝或取諸梅或取諸竹夫固有各有乃宜而
先生之居獨有取於菊其將財之以為食茹之資歟儲之以為藥餌之助
歟抑亦培植之以寓游觀之樂歟夫種菊之多至於有本則必色無不備
於種無不有其名之不一也中其如孩兒以喻其嫵媚菩薩觀音喻其尊
嚴玉練金盃以喻其貴重龍腦麝香以喻其芬馥新羅以國名衡以喻其

以地名杜祀者如文以果名茉莉茶蔗之取其淡薈微牡丹之取其艷御愛
勝金之取其色之正詳數之而為東陽之七十納言之而為石胡之三十
六譜之以為圖詠之以為詩紀之以為記先生必博采而無有之矣而又
奚俟於予言之類想夫季燁之月天字澄澈群龍踏秀巒老雲錦先生幅
巾藜杖逍遙乎其間高者如仰低者如俯峻者如醒濃者如醉動者如舞升
喜者如侯何者如恭昔者如偃先生於是朝飲其露瓊液其黃散足而步
撫絃而吟朋來而共酌賓退而陶與陶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天壤之
間果何樂可以代此乎予嘗求之古人若靈鷲之食落葉清美然未可以
為壽也胡廣之飲潭水壽矣而未可以為清也採菊東籬悠然見南山
蕪二美而有之者惟淵明為然今先生歎澹然方以厲其志汲清場外引
其年醴焉以陶治其性情不淵明可愧矣

二友堂記

友記

二友之間諒者何世也誠也皆實理也實理存諸心謂之誠實理見諸
事謂之信聖人教人於事上用工故先儒釋諒亦以信稱之能信斯能誠
矣焉有誠而不直者乎焉有誠而不進於多聞者乎又焉有至待人而直
者不告之以其過多聞者不告之前言往行者乎今友諒知實理之在天
地間無物不有而且亘古亘今是理無一時之不流行也是以不敢懈惰
而惟直諒多聞之是為其志之篤實如此宜其德愈修而譽與廣也或曰
予所謂三友者本諸孔聖之言耳如必求其人以實之乎其亦有說乎噫
而漢之蔣詡益之以羊仲冰仲則三矣東漢之陳蕃益之以竇武劉淑則
三矣慶曆之歐陽益之以余靖王素則又三矣南山之三友則從種放者也
邠州之三友則從李季長者也無往而非直諒多聞之儔也或者又曰世
之君子蓋有取諸草木如松竹梅之類而亦以三友名者果有合於聖人

之有欬曰吾觀夫竹之有筠也松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松竹之能不失信也陽一嘘而始華陰一噓而實孰漂乎風雪之中爛乎烟雨之際則梅之不失其信又於其華實而見焉君子謂取諸人而不能保其後之木交者不若取諸草木猶足見其臭味之同也此亦君子之微意也然則甘君之三友合二說而一之可也遠則尚友乎古人近則托與乎草木以高潔之志為卓絕之行以正直之心施愷悌之政吾知甘君之德愈修而譽愈廣也友諒豐城人與予同邑別十有三年今復向莖朝予嘉其立志之高而取友之不泛也遂為記之

李氏存畊堂記

凡為前人者必思有善以遺其後此古今上下之所同也是以周公之祚成王必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魯人之頌信公亦曰君子有穀詒孫子思有善以遺其後雖聖賢且然豈學聖賢之學者而不然乎李君友文自柳陽來與教豐城數與予言自我先世以儒術立身以經學淑人所以遺子孫者厚矣我是以能有今日然又念夫我之有今日者固前人之所遺也則我安敢不自刀益存其可畊者以遺我後之人乎固以存畊名吾堂亦以厲吾志昭不忘也予盡我識之于謂存畊二字其義甚博予嘗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君子所存存天理也必能存之而不忘乃能畊之而不荒然農田之畊其畊有時心田之畊其畊無時苟一時之不畊則茅草塞焉荆棘茂焉蝨賊蠹焉身且不免於餒而奚暇恤其後必也時時而畊之然後心如穀種生意油然而生可惡可已惡可已則苗而秀而實不惟有以修吾身斯有裕其後矣故吾謂之人文能存可畊之田以遺後則必併以其畊耘耨獲之法而授之其法謂之曰修禮以畊之則心敬而為情者無不中節矣陳義以種之則心之動而制事者無不合宜矣講學以耨之則此心之過人以而存天理猶農夫之薅荼藜

而護良苗也本仁以聚之則此心之會萬理而歸于一猶農夫之斂百穀而登之場之也播樂以安之則此心之飽仁義而優游自得猶農夫之食嘉穀而克足饜飫也此先王以禮治人情之說也先王用之以治人君子用之以遺後其功效一而已矣夫耕耨之不廢則秋成爲可必然而曰耕也饒在其中矣則亦有不可必者矣若君子之以善遺其子孫者亦曰善也知善之當爲惡之不可爲耳非以是而干祿也然而曰學也祿也

由祿之來亦有不期而自至者焉是柯也爲善之極則天理之歸

正也爲子孫者果何憚而不法前人善哉友文柳之永

學訓諸生出其門者皆爲有用之成材元季之

人金其宗友文柳教柳陽繼調藍山而復

其心爲心則其福未可

飲水軒記

江西布政司掾姚善同新淦人也名其所居署曰飲水軒而祝廣文周君宗性請以記之用君之善曰予雖不識姚君所以命名之意然即其軒但見夫簷宇高寒四壁蕭然無以異於葺水之湊室也視其器用則澹焉顯陶樽表裏瑩淨價重於貯水之玉壺也閱其服飾則絳帳布衾纖塵不染色逾於冰蚕之繭水鼠之布也其體之玉立其地位之清峻又無以異於冰柱之不可熱水榭之不可倖而致也祿未至於伐冰位未至於頌水而志已同乎飲水淵乎微哉固非附勢者之所能測也善曰噫予知其所以命名之意矣斯人也其將明德以爲馨而不屑於肥甘之美歟將清心寡慾以爲務而不較於口體之奉歟將淡泊是守惟冰壺先生之與君若簡易之儔歟將蟬蛻汙濁之中超然塵垢之外若正則之朋歟所飲者惟水則所食者惟糜其清如是其苦如是果何謀之不遂何事之不成而何憂患

疾疲之累其心哉彼凝冰而焦火者心之無常也朝受命而夕飲冰者志之不持也惟君子則不然戰兢而如履薄冰者戒懼之存乎中也履霜而知堅冰之至者備豫之有其素也若是則雖不飲冰吾見其清也如水之始凝其和也如水之始泮一清一和相為體用而君子之德成矣於以佐政豈曰小補之哉予既重周君之請又嘉姪君之志操有異於人也故相為記之蓋亦鑊冰之費工巧者也雖然非素懷飲冰之志厲飲冰之操者亦孰能知此味哉

處閑軒記

閑非無事之謂乃君子未仕進德脩業之時也夫惟習之於閑暇之時是以能施之於大用之日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處閑之有道也吾何以知之古者四十而後仕五十而後服官政則未至於四十者皆官所不及也苟處閑之無其道德何由其可崇業何由而可廣乎蓋方其八歲

而教之小學則於事親敬長誼席應對已習而為其事於六藝之名物度數已習而知其說及其十有五年而進之於大學則所以脩己治人之方日講貫而體察之驗之乎身心見之乎事為積以十五年之久根大而枝益茂源深而流益長雖未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而治平之具已素蘊於胸中矣伊尹之耕莘也如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旦顏淵之居陋巷也問為仁而聞克己復禮之目則大本立問為邦而聞四代之禮樂則大用全謂處閑之無其道可乎伊尹則已仕之顏淵也顏淵則未仕之伊尹也伊尹顏淵其揆一也志伊尹之志學顏淵之學固前聖之所望於後賢也江西按察僉事唐君原義紹興人也當昔未仕之時嘗闢一室名曰處閑之軒日讀書其中考古人之行事求古人之用心由其討論精切休

察至到是以一出而為給事於內朝再轉而僉按察於各道忠信明敏本乎天性酬酢事變周流無滯

皆自處閑中得之宜此心倦於是而不忘也予謂君昔者之知閑乃今日
治劇之本也今日之治劇乃昔日處閑之驗也其設施之異於人也宜哉
抑又聞夫子之言曰仕而優則學優者何謂有餘力也仕有餘力又必不
舊學而溫之則以所資其仕者益廣矣此乾乾不息之道古之君子所以
利澤施於當時名聲流於後世用此道也善善嘗與君同朝別七年而復
會於此故書此以致頌禱之意云

九疊山房記

九者陽數之極不可以有加也過九而為十則陰非陽矣聖人治天下四海
之廣也而畫為九州并地之物也而界為九區律管之長也而止於九寸九
鼎以象物九室以布政功以九兩叙樂以九而成音取法於陽數則然也
雖然此猶以人而合天者也若山之峙水之流出於天造不假人為而自
合乎數之九者豈不尤可貴乎河東有九道也吾於碣石見之矣江之有

九派五岳洞庭見之矣山之有九疑也水之有九曲也吾於蒼梧之野武
夷之下見之矣今乃又聞絳與唐氏有所謂九疊山房焉山房者唐氏原
遂養親讀書之所也山有九峯並列於屋之前也故取之以名其山房
然則斯人也其生必鍾九峯之秀其居必擅九峯之勝其日用飲食必專
九峯之瑜於以養親而子道盡於以讀書而人文著宜其親亦壽老而親
亦康強也雖然九者其數也數之中有理焉吾以理察之九峯並列豈以
中峯為之主中也者五也在九疇為皇極在五竹則為土在人之一身則
為心而在人之一家則又為父者也中峯屹然平時而衆峯何之猶大君
泰然而石體之從令也猶眾巖屈辱而子弟之順承也心體北正而皇極
之道全於一身矣父道既立而皇極之道行於一家矣誠如是也吾固知
唐氏之福未艾且與九峯同其不朽原遂有弟原義公為江西按察司
僉事請予為之記若不得而辭也於是乎書

陶趣軒記

江西按察金事唐君有義詩書自是命相於元去縣半里許構軒以
為夏將之所而命之曰陶趣軒之四旁植以蒼松間以梅竹權以蘭菊四
時之景森然不可觀克全又善唐詩精習帖好讀古人書脩然有山林之興
心乎無軒日之慕請于為克全記之予曰美哉竹之有筠也君子外竹之
脩者似之松之有心也君子內志之正者似之蘭菊梅之馨香遠聞也君
子之聞譽遠揚者似之雖然此可以適其趣矣未可陶其趣也古詩二百
篇委委俚俗以歌其情然臣葉子以抒其幽憤元先大臣以效其類諫
端人正之以申其警戒可以興觀可以群然後有作者自出於大義之外
矣今克全既工於詩又精於帖又好讀書聖賢事以益其聰明意有所適
悠然自得則所以陶其趣者為何如哉天人各以趣者意所傳得非可語
人者也雖不可以語人而亦非已得私也何也是理之在人心者無不同
而其自得之妙則非人之所能與也要必有與我同志者然後能與我同
趣尔故夫浴沂詠歸雖由求亦不得與曾點同是趣也庭草交翠惟二程
為能與茂叔同是趣尔武夷權歌能與考亭同是趣者又幾何人乎愚謂
克全今日以詩書陶其趣則吟咏之間必有自得之妙推其極至於與周
程朱數君子者同則其樂也無涯孰得而議之哉予雖未獲與克全交因
唐君之有請故推是說以遺之

杏陰小隱記

豫章郡庠東有杏村焉為芝而其氣之蔚如即之而其俗之醇如其中多
隱君子昔之居是村者曲城黃陳二姓陳先生仲易既已經學為南北學
者所宗而黃氏昆季伯善仲美復以天祚故家為貴游所重善時館寓東
湖之上亦以同邑之故獲納交焉入其室左圖右書盈于九案奇花異木
列于階庭四方賢士造門者無虛日伯善兄弟冠帶出而迎客焚香啜茗

談論今古竟日忘倦或展圖玩詩投壺鼓琴惟意所適坐久則散步芳樹
之陰從而歌曰杏陰之下可以徜徉醉弄其影醒燕其芳又歌曰杏陰之
下可以永日倦憩其陰飢食其實之時氣象藹然春溫曾不知有秋殺之
慘也庚辰而後歷甲午甲辰甲寅而甲子且三十餘年善再至江西則伯
善棄世久矣而仲美蒼顏白髮歸然獨存語及前事懷其感嘆仲美乃謂
善曰吾兄雖即世有姪德又猶克紹前業闢一室曰杏陰小隱日讀書其
中取前朝名公鉅卿幽人隱士所作詩文以類編之凡百餘卷而搜尋遺
逸志猶未已此其可取者也某既自識之矣請吾子再為記之予曰尚矣
哉德文之寔斯名夫思仁政之及於民者有棠陰之喻思世德之裕於後
者有槐陰之比黃氏祖父積善而有今日今日之杏陰亦何異昔日之槐
陰乎否陰之繞屋又何嫌於槐陰之盈庭乎巷雖陋而人則賢也豈難師
而文則富也德文編之輯之誦之宿客至又從而勸之誅之則昔之

順德堂記

嘗後先君子采游米歌昔廷林者豈不快然猶若見斯人於杏陰之下乎
用是可以見德文用心之孝矣可以見德文先世流澤之遠矣抑又有以
見德文之善事林父故能使叔父既自記之而又請余記之惟其愛之之
深是以欲其傳之之不朽也

人有順德者天之所祐人之所助也其為善孰大焉雖然一人之順未足
為順之至也必矣一人偁之一家效之若內之若外若長若幼無不為順德
之歸斯可謂順之至矣吾里劉氏漢佐有子克莊資質林林有移實之心
無循名之意爰余游三年予甚愛之一日請曰吾父辛勤數年築室初完
先生幸實臨之子嘉其誠之誠篤而造為門戶肅清九筵淨潔一堂之
上父無厲色子有婉容兄友于弟弟恭于兄童稚數人階稚飭閨門之
內寂無人聲而茗酒豐至乃求必應噫斯其為順德之形也歟飲畢翁退

庶壯後察請曰昔吾之遠祖自錫之來蘇里分居于此世以順德名堂蓋
深有所於後一室以堂雖新構而欲仍舊扁示不忘也先生賜一言以為
記則不惟祖德以不折後之來者有所師法矣子曰自世教義民不興
行有德色於於鈕之惜者子之邦克順其父也或問墻焉或終膺焉而
弗克順其兄也或勃礫焉或友胥焉婦之邦克順其姑也今吾觀于之家
父子兄弟有怡愉之色無怨疾之心有和平之氣無乖爭之習則古道復
見於今日矣豈不誠賢乎哉昔孔子香魯哀公之問曰不順乎親不信乎
友誦堂棟之詩而曰父母其順矣乎至其贊易則曰天所助者順人所
助者信順德之得天得人如此然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也必也上
以順德感天以順德應庶幾可以獲福矣抑吾之福人非世俗所謂福也
記有之曰福者備也備者有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高內盡其已而
外順於道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善於親如也此謂備知

此道者可與語順矣漢佐直者子適實人也有四子名精一藝以養其親惟
其次子也斯記也非實乘請也故予始終言之

石澗樵記

自昌邑庠生黃忠名其讀書之室曰石澗樵其師友多賦之者去年父子
至江西生揖予而請記焉予諾之而未暇也今年春予復至江西生復揖
予而徵所許焉予曰生之請勤若是吾固可以言矣夫可以言而未嘗言
者非不能言也亦非靳於言也是蓋難於言也曷為而難於言石澗樵者
處士之美名也非學者所宜稱也曷為非學者所宜稱以子今日所居之
處固嶼夫隱山林者異也子今日者居於庠序處康亦朝食有肉年食有魚
衣食有蔬日給薪者雜物若干 上之以賜民之所給朝廷所養如此
固冀其學問有成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也譬之處士既以其身許諸人
矣特未施衿結帨辭父母而拜舅姑耳而又有志於樵石將勸子之樵乎

抑將勸子之學乎如將勸子之樵則非

聖朝養士之意如將勸子之學則又違子願樵之心將若何而可且子亦知樵之者乎昔者吾嘗從事於樵矣操斧不終朝而手病焉履陸不終日而足疲焉荷擔不越百步而肩赭焉吁甚矣樵之勞也及而入吾室下讀書而讀之煌煌若五色六章十二衣雜施成文而無不足乎吾之目也泮若五聲六律十二管奏以師曠而無不足乎吾之耳也必若五味六和十二食調以易牙而無不足乎吾之口也然後知向者之勞而今之逸也向者之賤而今之貴也向者木石之與俱鹿豕之與遊而今師大聖友羣賢神領意會於千載之上也而又奚羨於樵乎雖然有一于此吾將捨樵以為喻則吾之棲息乎詞林即樵之蔭乎嘉樹也吾之游泳乎學海即樵之澗乎清泉也吾仁義以為根柢樵之培植乎松栢也吾之詩書為管籥樵之長養乎桐梓也吾史傳子集之並收樵之榛栝成樛之並蓄也吾是舍英咀華樵之掇芳茹美也吾之日就月將樵之朝出暝歸也吾之操筆硯以肄其業樵之操斧斤以勤其事也吾同志之切憇彼同儕之丁許也若是則樵亦學也學亦樵也樵乎以吾願於學顏子之學而無徒慕買臣之貴也

存存齋記

天台周君宗性典教南昌而名其燕居之室曰存存蓋取易係辭成性存存之說而其意則即成湯銘器以自警之意也暇自君與善無語斯室因請善記之善思夫成性存此自人心而言也而程子以為即生不已之意則似兼造化言之何也蓋動極而靜極復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此造化之所以生不已也寂已而感感已而寧一寂一感循環無窮此人心之所以生不已也天道自然聖人跡天之道亦出自然未至於自然而願學者將如之何靜而不可無以存之動而不可無以察之靜存動察相與

循環而不使吾心之天理少有一息之間斷則亦生之而不已矣君不見牛山之木乎方其盛時大焉喬焉蔚焉茂焉其氣化之流行日滋月長孰能遏之及其為大國之郊造宮室者取焉修器械者取焉新蒸者取焉斧斤旦而尋之非無萌蘖之生牛羊及後而牧之其灌也則宜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乎夜氣之靜定養之於燕寢之時旦氣之清明驗之於既寤之後旦晝之應接不措已於紛擾之際則其生不已之勢是亦道化之流行而已又孰得而禦之乎其不能者反則今君之居是也取之六經以厚其本取之諸子以暢其支取之史傳以及其變取之諸家之文以博其趣豈不知崇如天而德崇乎上交則不論下交則不瀆其處已也恭其居官也敬其教人也忠信而能恕又豈不禮卑如地而業廣乎天地設位而变化行造化之生不已也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人心之生不已也周君以是名其齋其自警之意深矣噫非知道者何足以與此

靜虛丹室記

靜虛丹室者方外士熊孟初習靜之室也孟初居撫之臨川祥符觀以選入京為樂舞生今居京師南門外神樂觀日有廩月有餼歲有賜衣服飲食皆上所供朝廷有大祭祀則相率而習樂舞至期奏之以樂神以言及益道逍遙無為而習靜之功乃扁其室曰靜虛而請予記焉予曰昔有問於濂谿周子者曰醒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至問其要之安在則不過靜虛動且而已記曰人生而靜則靜固性之體也程子思考本虛則虛固心之體也靜為體而動為用則其動也不躁虛為體而實為用則其感也遂通夫山以靜而安石以靜而堅人以靜而壽火以虛而明谷以虛而受心以虛而感其理一而已矣靜專動直天之道也靜翕動闢地之道也靜虛動直人之道也靜虛則明則通動直則公溥明通公溥三才之義備矣故學者以之希聖而醒可至方外之士以之學道而

丹可成及其為樂舞生也以之郊焉而天神降以之社焉而地祇出於廟
焉而人鬼享大哉靜乎非靜無以制天下之動至哉虛乎非虛無以應天
下之變吾聞孟初之師以習靜扁其燕居之室至孟初而復曰靜處其亦
可謂善繼善述者已故為書此以勉之

順德堂記

吉水蕭君用初尊賢高友之士也與予會於京師數與予言吾蕭氏家
於吉水數世夫高曾而來有堂一區不華不陋僅蔽風雨老稚朝夕聚於
斯族黨歲時會於斯賓友暇日宴於斯名曰順德之堂斯堂也歐陽生
灑罔歸然於其東胡澹庵之鄉城此然於其西程國文公之文山聳其南
文節楊公之伍兩峙其北而吾堂獨居其中請一言以記之庶有以傳信
于後按應侯順德詩人以詠武王而孝弟順德朱子復取程子之語以釋
有子孝弟章則順德之為孝弟信矣雖然順者對違之辭順則和氣應

之而吉祥集焉眾之所由興也達斯乖氣慙之而災禍至焉眾之所由廢
也若推而言之孝者子之所事父慈者父之所愛子也父慈心善慈則
慈固順之本也恭者弟之所事兄友者兄之所愛弟也友而後弟恭
則友固順之源也義者人之所以帥人從者婦之所以事人也夫義而後
婦聽則義固順之倡也家庭之內有父子焉有夫婦焉有兄弟焉夫者無
一之不和夫是之謂順不者有一之或乖則非所以為順矣故夫子誦美
子好合兄弟既翕之詩而釋之曰父母其順矣乎然後知和順積于順之
緼括內者也父母其順二之形於外者也必如此而後可以稱順德之名
矣仰人之於親生則致其恭敬則致其祭養之恒祭不在乎他禮在乎
敬而已君子則終身必受其福非世俗之所謂福也記曰福者備也備者
有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謂之備謂內順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
君孝子以事其父上則順於君外則順於君長如此之謂備也陽子之

得為文忠此也胡澹庵之得為忠簡此也廷秀乃之得為文節文山之得為
文公又此也吾又安知易世之後蕭氏之子孫無與四賢並立者乎是為記

山南小隱記

君子之道二惟出與處而已方其處也進德修業固所以為致用之本及
其出也致君澤民乃所以收進修之效出之與處非有二致也故伊尹濬
則為莘野之耕出則堯舜其君民天呂夷處則為渭川之釣出則鷹揚乎
乎牧野矣傳說處則為傅岩之築出則為霖雨乎天下矣不崇朝而天下
清明矣周衰之末聖賢道否隱者為高則不知有致身之義道濁文人之
徒是已仕者為通則不知有潔身之節漢秦孫份之徒是已斯二者皆
惑也由漢唐而迄于宋士之出處不過兩端律之以聖人之道其是非得
失槩可見矣洪憲十八年春予校藝南宮取士四伯七十有一人臨川余
子恭煥焉廷試既畢予恭來謁余觀其辭氣溫和平動聞雅意遂與坐

客頗以得人自慶時則翰林博士饒君仲恭在坐語予曰予徒知子恭之
賢不知子恭之學得於其父之教也子恭父仲芳金谿世家也他無所好
惟以延師教子為先務嘗闢一室依鎮山之南名曰山南小隱向雲林三
十六峯岩峯幽邃林亦窈窕其有佳趣仲芳課諸子曰講尋其中涵道德
之光吮詩書之華金谿固多賢士大夫仲芳父子日從之游一聞其至則
倒屣出迎相與焚香煮茗雅歌投壺日曛秉燭盃酒數行談論亘夜分
不寐諸生環坐皆欣欣然若有所得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山
南小隱之趣歟予欲為之請記未有問也敢因是以為之請何如予曰多
矣父子因父而知其子吾因子而知其父由有父隱而後有子之仕父之
隱於前者乃子之所以顯於後也因為記以遺之俾父之愛其子者皆知
所以教子之欲顯其父者皆知所以學則他日山南小隱之名不特聞於
江西又將聞於天下矣

有斐評記

洪武十八年南宮試士畢

天子復親策之於是賜建陽丁顯狀元及第袞然居四百七十一人之首
入翰林為脩撰一時榮幸士論美之他日造予請曰顯建陽人也建陽居
建安上流百二十里土地饒沃山川秀麗天下圖書萃於是邦釐運舟
載擔負囊括散而之四方相屬於道城西二里考亭有祠滄洲有精舍皆
徽國文公朱夫子所居也先是文公讀書於雲谷蔡元定讀書於西山劉
文簡公讀書於平山之下而文公之先又有游定夫親受業於二程之門由
此建陽遂為道德之鄉詩書之府顯首高曾以來世修儒業顯幼承父師
之訓不敢失墜嘗請於父構一室於宅之東為講習之所牕外綠竹萬竿
森其如束於歲脩游息為宜受業江惟志為名其室曰有斐軒請一言
以記之予曰斐者非他文章著見之類詩人善借竹之文以興衛武公之

文也今夫時雨降而頭角露文之始也薰風至而枝葉全文之著也秋月
明而陰影合文之盛也冬雪霏而勁節有文之斂華而就實也其畫受於
天有如此者嶰谷之竹以為律文之遇於樂也蘄州之竹以為筆文之寓
於器也黃岡之竹以代陶瓦之寓於樓閣也簫管之奏其文著於廟朝
符節之授其文達於邦國籥笙之修其文施於戶庭之間其見用於人有
如此者蔣詡二仲之往來文之近乎質也七賢之嘯咏六逸之酣暢文之
過於狂也盍亦反而觀諸淇奥之詩乎昔者衛武公有文章又能听其規
諫以禮自防故衛人作淇奥之詩以美之首章以綠竹始生之美益與其
學問自脩之進益二章以綠竹之堅剛與其服飾德容之相稱三章則又
以綠竹之茂密與其德業之成就施張之則節也三章之中稱有斐者凡
五見焉惟其實德之蘊於內是以文章著於外也始終調理之有序內外
體用之俱全謂之君子信乎盛德至善能使斯民之不忘矣武公之得為

睿聖以此道學諸君子為百世之師者亦以此吾子生於道德之鄉長而
聞道學之教今又有斐名其讀書之室然則顧名思義可不知所以自
勉乎

皞皞堂記

番陽文學王仲思茅屋數間僅蔽風雨環堵蕭然恬然自樂且名其室曰
皞皞堂其門人進士彭汝器請為記以貽之子曰皞皞者廣大自得之意此
王者之民也王者之民生必有所養而不知所以養之之功居必有所安
而不所以安之之力死必有所歸而不知孰德乎獨不觀之天乎
方其重陰匝寒萬物之生意索然矣及夫陽氣一嘘風霆之所鼓舞雨露
之所滋潤於是枯者秀屈者伸蟄者啓物生天地之間者自形自色而不
知所以形色者出於天自生自育者而不知所以生育者由於
帝此造物者之所以為大也聖人之化何獨不然君致治於上臣宣化於下

而後四海之民始復將無為以樂天鑿井而飲畊田而耜自有以養吾生
耳而豈知一飲一食皆出于君上之賜也書尔于茅宵尔索綯我自以
安吾身耳豈知一出一處皆出于君上之力也故夫農勤于野婦勤于
畊耘收獲實我倉箱紡績織紉進我衣裳甘旨滌滌以奉親長筮篚簞
盛以給公上祭祀有時燕享有節死喪相收患難相恤此皆皞皞之實也
非三代之民其何足以語此雖然皞皞者特 帝王之民耳猶有

帝王之士焉日宣三德日嚴德敬六德有虞之士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有疏附先後有奔奔有御侮有周之士也有虞有夏商周之至而後有虞有善
周之民仲思讀聖賢之書親被器宇之教其將為皞皞之民而已乎抑將
思為唐虞三代之士日夜以養其業而士人之治乎其必有所以行矣故願與仲
思共評之若乃堂之所有則圖書經史之外籩簠之饌醪醑之酒酌以醴
樽盛以玉斝而之罍鄭白之緼袍怡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嗚呼令有

云不戚已於貧賤不汲汲富貴葛天氏之民無懷氏之民與其謂之
解也則宜

定省定記

大學生廣東後學久病思歸既得請於朝矣後其父進士蔡福南請
予記其定省之禮將持歸以為親樂予曰定省之禮孝之末節也然師令
是無以為教子合是無以為礼其亦何速自速乎高曾昇之義歟天下之
事未有不由粗而精由小而大者然事有精粗理無精粗事有大小理無
大小敬恭朝夕力行不怠曰定省一節擴而充之以至盡孝之全存存乎
其人耳且事親之礼會而定焉定其休也晨而省焉問其安也奉席請御
執唯請趾必溫其衾夏涼其枕使吾親獲終夕之安而吾心亦得以自安
夫是之謂定鷄鳴而起盥漱而栉爰適親所寢門既闢入而問焉吾親之
体得無有疇若歟心之者然得無有功閑欲無適音養得無有疇傷歟

數者無一焉然後心為之喜退具所欲而敬進之而晨省之道盡矣然則
會而必定晨而必省人子之事親將終身不敢離於親之側歟男子始
生而有四方之志壯而學強而仕計其在家之日亦少矣然則人子之孝
其事固有大於定省者矣今生之來大學也上奉

天子之命內承父師之訓其志固將有所歸而歸以為父母榮也今以病
請告因得以所其定省之禮是豈生之本心而亦豈父母之所願焉養生
者於今日之以病而歸時也他日病愈而復來而德益備而學亦益謹
行成名立以榮其身以顯其親亦時也故曰人子之孝有大於定省者矣
惟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無所往而不可矣昔韓愈之於歐陽修謂愈之
在家雖無離憂其父母不樂也居在京師雖有離憂其父母樂也夫父母
之心豈不欲其子之常在左右而顧以在京師為樂哉亦曰行不顯於當
時則名不傳於後世君子之心志其大且遠者則其近且小者不必言也

山音安有云乎此是為記

憶絲軒記

人子之於親固無所不用其誠惟遭事變而不失其常斯可以見其孝矣昔若萊子身著五色斑斕之衣戲於觀側自是相傳以為美談然則戲絲者人子事親之常也及夫行役于外憶之而不得遂其志則有不場已焉者矣故是不場已之中又有大不得已者焉知人事之變而能不失乎天倫之常斯所以為孝也歐南昌聶侍家世業儒質美而好學洪武十四年有司以賢良方正舉詣京師朝廷察其年壯才敏籍之以經營四方故授以行人之職由是東遊齊魯西入秦隴南適吳越北抵燕趙瞻太行之雲望西山之雪涉黃河之驚瀾觸長江之巨浪墓鄧嶧之秦碑探會稽之禹穴想聖哲之遺風訪英雄之故蹟亦可以快一時之遊觀矣然而履高路遠之際能無思乎思其親之不得見憶絲之名由是而

歌詠之所由興也噫戲之不得而至於憶之不已而至於歌其心固有不得已者矣故是不場已之中又有大不得已者焉可以見人子之至情已生為竹人之二年朝廷方理軍籍索通遊吏實錄為數名苟在官無可說者生之父為人所構司司弗察送詣京師生聞之慨然曰事親孝然後身移以事君而為忠子為主而父為軍可乎遂請以身代上許之父得歸田甲優游以俟其老皆子之功也予謂生以儒學起家朝廷今雖置身行伍之中然上官不以介冑之士待之朋友不以介冑之士目之則年之孝以信於鄉鄰聞於朝廷異日所至豈可量乎愚故表而出之使凡為人子者聞之皆將有感發而興起焉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傳

詹士龍傳

洪武十年九月庚辰善與今工部郎中余文昇偕退朝道語宋勇勝軍
都統詹侯之忠勇其子有元廣西僉事之孝且賢曰非是父不生是子非
是子亦不能顯其父善曰其詳可傳聞乎曰金事諱士龍字雲卿光州固
始人若都統則名善字晉逸之美善曰名與字且逸而不傳夫孰能知其
功業之詳乎曰都統嘗來開慶已未間屯兵鄂城外以偏師往來渠巴等
州時北兵日益南兵多退血淮都統奮不顧身遇輒與戰數以少擊多衆
至南平隆化縣界身嬰元劍被執元將欲生降之不可終至馬上行至播
州土門發憤八日不食卒惟其戰功顯故鄂人稱之必曰都統云其
歿也子幼昆弟少僚友散之四方名與字俱遠以此都統歿時士龍甫三

歲是秋元兵破鄂州降其軍士龍女胡氏北徙時董忠獻公後世祖總兵
南征具知都統死節事歸告世祖且以士龍入見世祖嘉嘆曰此忠臣子
汝善養之忠獻視同已出恩義兼至居五年而母胡氏亦卒忠獻長子
平章名士選故名都統子曰士龍以次之年十八侍忠獻騎射每發必中忠
獻喜曰都統有後矣然忠獻雖知龍愛而諸昆多不悅至以虜子目焉士
龍既聞都統有後之語而未察及聞虜子之語乃泣訴於忠獻而請其說
忠獻初慰撫之後慙其懇誠而以實呈龍既知非董出即痛哭曰為人
子而不知所自出非孝也為人所養而不知所以報非義也不孝固不可
不義豈其可哉然則虜姓固不可以不復也董恩不可以不報也他日從
獵溲池懇求復姓忠獻戲曰尔欲復尔姓乎試為我投石水中石浮則尔
從矣士龍仰天泣以祝曰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因以石投水沉而復浮者
數四忠獻愕然曰天也遂許之忠獻死士龍服齊衰以報忠獻初欲薦士

龍而官是會無疾卒果後忠獻弟時度忠貞公以宋忠臣子孫薦于中書
始程高郵所化尹時亦其族之後程林撫字勸之耕業修葺學校教之
公誦民生既厚俗亦丕奕乃書於朝修治文正公遺迹築堤捍海延皇三
百餘里數郡賴其利堤成中書上其功擢江淮都轉運使司判官調淮
安路推官旋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時真擅權士龍舉劾無
所避迺按荆楚貪暴服辜善良得職朝車所至詢訪都統力戰死節遺
事多得之故老退卒之口竭以語濟南文士張西疇緝為乃以復請翰林
吳文正公為作墓表具衣棺與歿夫人朝氏合葬鎮江丹徒德鄉硯山
之原娶畢復嶠與化築城臺於北城首尊堂於德勝湖北有紉焉之志未
幾朝廷徵用遂成拜奉議大夫廣西道廉訪使司僉事歷三載苦於瘴疔
竟移東歸曰吾城西有田二十頃可以供祭祀書樓有書數萬卷可以
教子孫志願畢矣家居五年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宣元皇帝褒

丑其月日也蓋金氏再娶長子一人名滿以蔭為鄂州華陰縣尹忠家
弟翰林丞旨文用以孫女妻之文二人長適大名主時中次適陝西張伯
固孫男五汝霖汝彰汝朴汝植汝棟汝彰亦名中今為翰林會昌州同知
孫女二長適傅舜民次適之昇與汝彰所請于北平察察副使劉松子高
為之銘復以語翰林朱善為之傳、曰士龍大節可絕者五孝誠所感石
為之浮一也不忘董恩齊哀以報一也築隄捍海民獲其利有古循吏風
三也既居言路彈劾權姦無所顧避四也晚節履履游知止自足之五也無都
統無以其墓於前無士龍無以繼於後都統之功得士龍而益顯士龍之孝
且賢得之查其揚之公妃間而益彰亦韓子所謂得書者歟故傳之以
為孝子順孫勸也

伯顏子中傳

嗚呼子中死矣古人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又曰慷慨殺身易

從容就義難子中之死其從容就義者歟其知死之為重故不忍輕捐其
生必有待而後殺身以成其仁者歟是不可不傳也乃緝其事而傳之
子中名伯顏以字行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幼穎悟寔然有成人之
志年未弱冠讀書都察鈞臺夏溥時為郡博士愛其才授以春秋既長
益自淬厲凡五領鄉薦然子中之學非專得夏溥也時江西名進士有李
蕪毛元慶子中皆從之游最後留聞廷自沔陽逃嶺江西子中亦館穀而
師事之故學益純而氣益壯才益老而識益明非同時色且諸進士所敢
望也家貧養母至孝訓諸弟及友道故外弟唐勉與幼弟雅志亦皆領鄉
薦登仕版嘗為南昌東湖書院院長建昌儒學教授訓道有方諸生感之
至辰兵興省臣以便宜贛州路知事陞歷時參政全並置撤里哈海亦
分省贛州辟為分省都事成成偽漢陳友諒江西遣兵圍贛子中以分
省命率壯士百人出取援兵乃擢長子世龍南安遂寧都之界壯士多從

之者值天潢兩寇勢熾島人幸懷感既食復散子中知事不就乃往南雄
而南雄已降贛亦繼陷遂問道入閩省辟為員外即出守收復建昌遂
以閩省命浮海獻捷京師授南恩州知州改閩省郎中尋詣朝堂計事見
總兵官擴闢于河南京師遷至奉直大夫吏部侍郎遂與吏部尚書伯顏帖
木兒張翔銓選廣西舟次鱣江而金蘭與潘時歸附 本朝天子中夜
是詔姓道北旅食江湖久之以先世墳墓在茲之壤乃小南昌進賢
之北山居焉竹屋三間僅蔽風雨晨履蓬蒿園方更他人不堪子中處
之恬如也子中未歸時妻子已先為江西賊所擄遂送京師朋友有弔
之者子中怡然答曰吾身且不有矣暇顧妻孥猶幸其存善者往來川
谷間貿易以給衣食推不復任常懷鴈自隨曰如有強我以非義者當
以死答之且藩府大臣聞其言而義之多不敢強洪武己未秋
子中搜求博學者成之士有以子中名獻于江西布政使沈立本者立本遣

使召之百戒之曰子中不來母見我也子中聞之慨然曰吾今日死已晚
矣豈容復舍姑忍此以永有港於我乃具醴酒祭其祖父師友及昔時
共事者為十六表以自見遂飲鴆而卒 其詩曰

有客何啻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茅屋終夜泣血知者誰
誰幾萬里羽翮盡孤飛嗚呼我生兮亂中違不自我先兮不自我
後 其一

我祖金天精高會累世皆著纓纓丁卯吾已生於燕當代何休明讀書
願繼祖父殷頤白今日俱無成我今永訣非沽名生逢死順由中精神之聽
之和且平嗚呼相考兮俯躬假蓬且失薦兮母我其貞 其二

我母兮何不辰嗚呼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淑善宜壽考兒不良兮負母身
殺髮繼時酒既醇我母兮其哀悲嗚呼母兮母兮莫遠道相會黃泉在

我師之心休教我有我靡不周五舉漢師感師德十年首浩貼師羞酒
既陳兮師戾止一鴈再奠兮涕泗流嗚呼我師兮母我惡全生取義未遲
暮

其四

我友兮全公海公愛我教我兮人誰與同維公高節兮案宇其空石戰
一死兮信哉英雄嗚呼我公兮斯酒斯酌我死我晚兮維公是在

其五

有子之矯且瘳去生存殘子子莫汝知汝既死兮骨當朽汝若活兮終來
歸嗚呼我子子長無我親父不慈兮時不利

其六

嗚兮置汝已十年汝不我遺兮汝心斯堅用汝今日兮人誰我寬一鴈
進汝兮神竟安然嗚呼嗚兮果不我候骨速朽兮國運腐

其七

按子中之詩雖引全海公以自匹然子中之死非全海可比也全海
道兵皆城也當方面之重詎知山之險施張固關何施不可不誦效田

單身操卷錦編妻妾於行伍復不能效張巡許遠慷慨涕泣激厲將士捨
以必死顧乃屠歛民財自費千金宴饗客延聲譽無異平時鞭撻以取之
冀主而用之而於守戰之備闕如也世豈有酣歌曼舞聲色自娛而能應
志節立功名者哉城陷而死雖匪開門納寇者比然責以大臣之道則平
日所以檢其身心施諸政事者亦未矣或曰全海之所成就如此卓子
猶不之取也身中鐘江遁逃之後今幾年矣至是而始死子何取之深歎
曰子中非忍死以求活者至是始獲死所耳且臣子之死其義豈一端而
已有社稷之臣者社稷亡則死有執御之臣者君有故則死任守城之責
者城陷則死任行軍之責者軍敗則死非社稷之臣也非執御之臣也非
任行軍守城之責也奉命而使阻隔江湖之外國柞已移天命有歸義不
以一身事二姓則姑退處於野草衣食以終吾世而已矣知是而猶不
免焉然後不逞已而死此子中之志也故善謂子中之死可比於王之蠲

何則蠲與子中俱已退耕於野矣樂毅之使不至蠲因可以不死由毅則
促之也沈氏之使不至子中固可以不死子中之死由沈氏則促之也然
齊有三蠲之死而後齊之臣子皆懷忠憤之心厲必報之志此固田單復
齊之機也若子中之死雖無補於國亦成之興廢然風落之類斯久矣聞子
中之風者亦豈不足以激清起懦而增人倫之重彼有負天下之重名欺
朝廷以致爵位者平居以管樂自許及握兵在外曾無分寸之功一旦寇
兵臨城則間使繼往實降恐後今其人雖死如見于中於地下能不為之
喘汗羞縮乎然則子中其賢矣故傳其事以為忠臣孝子之勸且使世之
偷生免死者聞之亦或知所警也替曰嗚呼子中公謂繼臣龍光晦迹以
保其貞者欲括之遣使來即吾生可指吾節不屈七衣之詩一何我視如
如歸漂為秋霜我哀子中比之玉蠲沾、鄙夫其類有忍百世之下名永
長存何以徵之不在茲文

余廷心後傳

洪武己未八月南昌守王伯恭刊學士宋景濂所撰余闕廷心傳既城守以
示善城闕再三以為敘事頗已詳盡明年七月豐城士熊耳携所輯江西
遺事謂子中間載廷心事比景濂傳又加詳焉予問之曰子之所載果信
而有徵乎答曰安慶以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陷三月辛巳廷心麾下
士太湖張那海瀟山薄楊襄因不花桐城薄李與瀟山尉孫買問四人脫
身至江西言廷心之死如此尔時予寓居江西與朝廷所遣使長翰於國
史院編修官答祿與權國學助教胡行簡實其聞之行簡今尚恙其言
可實也余始信言之有徵因際結之以補宋傳之遺大抵河壘等處是也
至正辛卯明年壬辰始立淮西行中省于揚州改置宣慰司都元帥府
廬州關方以母憂居淮西遂起復為淮西宣慰司副使分兵駐安慶時安
城外皆危柵關到郡甫十日而寇兵已至城下身率士卒出戰之即

有司與諸將議戰守之宜於是環境立砦置屯令民耕種其中以給衣食而瀟山八督最爲饑沃收入恒倍他處聞悉以爲屯民心乃安明年癸巳大饑人相食關出俸爲糜子以道并以哺餓者桐城太湖失業之民數萬悉招來而安集之移文中書得鈔三萬緡用以賑飢民功少懸明年甲午夏四月南臺中丞羅子海等將水軍圍城下法卒高擣爭入城與民爲不關命關更止之本與吏類擊吏頭來不關捕獲在獄中丞大怒索之不與曰吾知有法而已竟杖殺之是秋大旱爲疫擄于瀟山之神旋獲甘樹民大悅八月平竹蕩湖寇令民取魚出課以給軍餉而中書省以糧七千石來餉民益愜明年乙未春命懷寧尹陳東德專典屯田夏大雨江水溢禾沒水者半一夕有物大如鰲震城市關爲文以少牢祭之水遂息是秋禾登得糧三萬乃令士卒理城隍深斬三重勢如千壁引江水通隍壘圍其外城上起戰樓每議兵督戰垣居盛唐門外築土改城則止宿其上亦

不解帶夜分不寐率以爲常九月陞都元帥時廣西元帥阿思蘭奉言苗民五萬平淮寇自望江會舟而陸直抵庐州關移文中書三苗民不通正化不可使窺中國將爲後患中書以聞詔阿思蘭還軍本苗民有依暴者即收殺之境内乃安是月寇兵數萬夜抵城下比曉關出城與戰久之會天大雨寇乃散去明年丙申春陞淮南省參知政事二月遣安慶新官莫倫赤市鹽浙東商船數百俱往夏四月遣萬戶紀恩敬通江西招商旅以塩易糧未幾本朝兵渡江取集慶及太平寧國趙雙方亦陷池州且以其衆來攻關與連戰三日敗之六月莫倫赤市塩還龍巖本朝遣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今上聞之曰余公元朝名臣使當遣皆若此人天下豈有亂我命諸軍毋得侵掠以禮宴勞而遣之曰還告余公善自爲守且曰若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

為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益貨不可得也悉為所掠而
莫倫亦遂得生還冬十二月趙復以其衆來攻關率士民連戰十八日又敗
之懷寧監縣伯家奴戰死安慶商旅惟與江西為市每商至關必置酒
勞之一日商舟數百遇寇于小孤山關聞之即發水軍往救無事乃指還
之商人感泣明年丁酉春二月至于三月趙與他寇兩道來攻關又率士
民連戰二十五日皆敗走秋八月寇掠八社遺萬戶紀德敬往援天破走
之是秋陞淮南左丞時義兵元帥胡伯顏以水軍屯小孤山關倚以為援
冬十月沔陽陳友諒將兵來攻戰艦救江東下伯顏與戰四日大潰敗軍
走安慶十一月壬寅陳兵水陸並進屯于山口鎮距城十五里癸卯至城
下曰辰關率拔出東門大戰于觀音橋是月饒州祝寇來攻西關分兵
與戰却之戊申陳與祝夾攻東西二門關與諸將分兵拒戰敗之庚戌賊
環城植檣起戰樓礮架攻愈急關亦分兵四面拒禦戰愈力明年戊戌

定為至正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越四日癸卯趙攻東門連戰三日懷寧
尹陳秉德進曰陳祝二寇困我兩月趙寇復至奈何關慨然曰盡力而已
秉德曰力盡奈何曰盡忠而已丙午黎明趙寇攻東門陳寇攻西門祝寇
攻南門羣寇四面並進西門尤急關分諸將當三門而以身當西門待步
揮戈為卒先懸_卒山之不聽自旦至日中賊登城之中火起檣下數十
人戰死關身中三矢被十餘鎗力盡引佩刀自刎死墮於清水塘城既破
陳氏懸賞以求關尸三日得於積尸之下面貌如生陳嘆息曰直忠臣也
宜以禮葬之即令洗沐具衣棺葬于西門之外長子德生遇害次子尚幼
賊卒而投之水妻妾皆投井死家僅遺室者三人安慶撫管韓建李象被
殺建病已不能行罵賊不輟口求死不得賊以門扉不知巧終時百姓壯
者畢登戰樓自指其梯咸曰寧死於此不降賊也城破果如其言其他死
者相望知姓名者一十八人萬戶李宗可自刎死即傳中戰載花李也紀

思敬陳彬富全三人戰死東門元帥府都事帖諱補化萬戶府經歷段王
章千戶火失不花罕理盧廷玉吳都察葛姓立姓許姓三人失其義兵
百戶黃某安慶推官黃圖林台經歷楊某知事余子正懷寧丑陳德皆
遇害熊氏云此十八人皆涂穎所識者涂又言余公之守安慶也達魯花
赤阿思替魯會暴不法公召而廷詰之欲實於法明日挈家逃吉判官尚
某忘子供給杖殺之百戶一人違令斬以徇其公且嚴如此嘗病背疽數
日不視事百姓憂懼焚香祝天乞以身代公聞即起上馬巡城百姓大悅
寇每攻城未嘗不被甲持兵率衆與戰士卒擁盾蔽之輒麾去曰汝亦有命
何恤我為其仁且勇如此軍務之暇則從容注易歲時朔望率諸生謁孔
子廟列坐論說經傳立士卒門外使人知斯道之尊其崇尚儒術又如此
故人皆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嗚呼元末死事之臣如關者可謂不
負所學矣

予觀能耳所載則知廷志之守城也規畫措置具有條理故能堅
守六年力屈而後死苟非智勇俱全則外禦強寇如此將不能一
日居也人奚待六年之久哉嗚呼盡力盡忠兩語有識者皆能言
之至於白刃交接之際能蹈其言者亦鮮矣若廷志者非所謂
大節而不丁奪者歟抑吾於莫倫亦一事入有以見
主上寬仁大度能成人之美是其成昆一六合之功也宜哉故併錄之
以補宋傳之所未備云



